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二日，澳門樂團第一樂季之貝多芬第七號交響曲在澳門文化中心的演出效果，超前地印証了該團當時的總監兼首席指揮邵恩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日所發表的豪語：「按照我的經驗看，澳門樂團在三年內將達到亞洲一流水準。」（見當日《澳門日報》B3）那天晚上，澳門樂團發出了前所未有的音響，既結實、飽滿、又華麗、明亮，兼生氣勃勃，而且整體聲響的幅度較樂團本身編制一向所發出的廣闊多了。然而，當晚指揮的不是邵恩而是呂嘉。呂嘉在澳門樂壇的首次亮相，就給我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

呂嘉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生於上海的一個音樂世家，曾入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師從鄭小瑛習指揮，1988年以全院最高成績提前一年畢業；1989年赴德國柏林藝術大學深造，師從 Hans-Martin Rabenstein 和 Robert Wolf（見澳門樂團 5/6/2010 教堂音樂會節目單）；同年，參加在義大利 Trento 舉行的國際指揮大獎賽。報名時，名額已滿，他只能以候補人身份排在候補名單的第 12 位也就是最後的一位，結果在 36 名參賽者中得到第一名。評委對他的評價是「音樂感人，技術上無瑕疵」（見 24/3/2007《上海解放報》“名捧”）。

比賽一結束，當時身兼大賽組委會主席、評委會主席的義大利佛羅倫斯歌劇院院長立即聘請他擔任特裏埃斯特市立歌劇院和佛羅倫斯市立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和音樂總監。就這樣，還沒有在柏林藝術大學畢業的呂嘉就在歌劇之鄉的義大利當了 16 年的音樂總監和指揮（見 24/3/2007《上海解放報》“名捧”）。

其間，呂嘉與一百多個歌劇院和交響樂團合作過，足跡遍及歐洲、美洲和亞洲。現為義大利維羅那歌劇院的音樂總監和西班牙桑塔·克魯茲·特內裡費交響樂團的藝術總監。自 2008 年 9 月起，為澳門樂團的音樂總監兼首席指揮（見澳門樂團 5/6/2010 教堂音樂會節目單）。

對呂嘉的音樂的靈性和美感有極大幫助的，除了他本身天賦的音樂才華和音樂感以及精到的指揮技術外，相信和他的文學修養和堅持的態度有關，據悉他在中學時期為了學習古詩格律而猛攻唐詩宋詞；而在中央音樂學院的兩年裡，竟也看遍了圖書館裏的西方經典小說（見 24/3/2007《上海解放報》“名捧”）。我認為這兩個因素會使他對音樂的理解和表現起了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

今年四月，我們嚶鳴合唱團參加了由呂嘉指揮的孟德爾頌第二交響曲《頌讚曲》的演出，在三天共三次綵排和一次演出的過程中，我親身直面呂嘉，深感他對音樂的嚴正態度，他給我的強烈印象有如馬勒對音樂的態度：「對甚麼

我都可以讓步，但音樂，絕不！」在排練和演出中，他自己完全投入音樂和享受音樂，他到位的身體語言，一直有效地感染著和帶動著百多人組成的音樂團體，以同一的宗教感覺、情緒和「聲音」演繹這部長達一個小時的經典作品；過程中，但見他絕不放過任何在音樂的音響上、表達上和語音上出現的缺失和瑕疵，對澳門樂團的樂師的藝術要求尤其嚴厲。對我而言，這次的音樂經驗和享受是空前的，這確是一次深入到心靈深處的音樂表演，令我心弦震動、感動和回味不已。更難得的是我因這次參與而深入觸摸到孟德爾頌的靈魂。我這樣感覺音樂的力量和魅力還是首次，我真正分享到了「音樂盛宴」的美味。

六月五日，我再一次在聖玫瑰堂欣賞了呂嘉的指揮藝術，雖然他背向著聽眾，但他一貫豐富的身體語言顯示了他正在多麼細緻地處理音樂；他三次刻意提示樂師在演奏時要眼到、耳到和心到表示他多麼尊重音樂；他在謝幕時因受自己創造的「音樂」感動而泛著淚光的眼睛告訴我他是多麼的享受著音樂。在他的指揮棒下，孟德爾頌第五交響曲《宗教改革》首樂章引子中那簡潔而神聖的德累斯頓阿門（Dresden Amen）已深深刻在我的記憶中。

呂嘉認為，作為指揮，堅持己見最重要。在跟不同水準的樂團、歌劇演員合作的過程中，他推崇真誠而不是閃爍其辭的“藝術交鋒”，他認為祇要亮出真知灼見，演員覺得有理，就總會很好地配合（見 24/3/2007《上海解放報》“名捧”）。

多年從事專業指揮工作，往往會因頻繁穿梭各地演出而逐漸變得對音樂疲憊和麻木而交「行貨」者大不乏人，但呂嘉今天仍是一個具有業餘愛樂精神的專業指揮家。

